



“十月之望”读东坡

□ 江柳

农历十月十五日夜，一轮圆月悄然爬上了来了。云朵、星辰、尘埃相约退隐，让位于今夜的明星。我散步院中，忆起“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的句子，便想起了苏东坡。在这个特别的月夜，重读苏东坡前后赤壁赋，该别有一番意境吧。

回到书房，我捧出东坡三传：林语堂《苏东坡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王水照与崔铭《苏轼传》（姑且分别简称《坡传》《新传》《轼传》）。嗅着书籍的墨香，我的思绪倏然穿越，回望943年前，那同一个清辉漫洒的夜晚。

公元1082年，苏东坡谪居黄州进入第三年。在定惠院度过痛苦孤独的四个月后，他已迁入位于长江江畔的临皋亭居住。这时家人来了，环境熟悉了，生活习惯惯了，心情也好起来了。这一年，他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开头，写下惊天泣鬼神的《前赤壁赋》。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姊妹篇《后赤壁赋》横空出世。

《坡传》写道：“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两赋的空灵与浪漫。

《新传》追寻苏东坡的心路历程，探究他创作两赋的深层逻辑。书中写道：“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

与前两传不同，《轼传》的章节用白话标题，浓墨重彩地烘托两赋的诞生。一为《前赤壁赋》正是苏轼在厄运中，坚持人生理想，超越苦难的心灵缩影，一为《空灵奇幻的〈后赤壁赋〉》是对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自然妙旨的形象注解。作者逐段全文解读两赋，唯恐忽略其中深意。他写道：“诗人处以自然本心遇人处事，无有杂念二心，乐则乐，悲则悲，恐则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秋冬更迭，发于自然，毫无刻意造作的人为痕迹。”

同一个事件，三传用不同的篇幅、不同的笔触、不同的风格完美铺陈演绎。“七月既望”“十月之望”这两个文化意象和两轮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月亮，注定载入中国文化的史册。

二

三卷在手，我努力分辨着他们的气质和温度。三部传记，恰似三幅苏东坡的肖像，悬在时空的长廊里，映照着不同时代、不同心灵所理解的苏东坡。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浪漫诗化的。《坡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成，首次出版于1947年，后译为中文，其结构、逻辑、表达方式与其它两传很不相同。因为阅读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书中介绍了很多中国地理、历史、人文知识。诗词的翻译很难，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理解更难。作者不得不舍弃苏东坡那些熠熠生辉的作品，只能简略讲述苏东坡的故事。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公元1000至2000年的世界级杰出人物，授予“千年英雄”称号，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是名列其中的唯一中国人。应该说，《坡传》的传播效果功不可没。

林语堂是现代文学史上提倡幽默文学的著名作家，他的文笔欢快轻松，其天性似乎与苏东坡相近。作者在序言中坦言：“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字里行间，充满

洲上

□ 王建生

秋冬交替时节的阳光，带着通透的明亮，瀑布般地倾泻下来，穿透我单薄的夹克，晒得身暖心也暖。

秋阳中，我们走出高楼林立的江城武汉，去长江北岸一个叫洲上的地方，观赏那片红高粱的海洋。

那一日的洲上，地阔天高，一马平川。风，从树梢掠过，摇落几片黄叶，野性十足地钻进衣袖，植物的气息一寸一寸地熨烫肌肤，清凉，清爽，很快传遍全身，那感觉胜似大暑时节令喝下一勺莲子汤。

就是这个洲上，盛夏“千竿绿”，茫茫一派青纱帐；深秋“万穗红”，朦胧十里晚霞天。绛红色的高粱，犹如醉酒汉子的面庞，一脸英雄气概；犹如夕阳下天边的云彩，满身霓裳服装。那穗穗高粱，胜似鲜花朵朵，沉淀了岁月，释放出光芒。一穗高粱红，仿若一颗赤色的裸心，坦荡于天地之间，展示大自然鲜活的妩媚。

洲，源于水，成于泥沙。大洲守候大河，相伴长江。很久很久以前，一众溪流发源于大别山深处，汇集之后，被人称之为举水。举水挣脱峡谷大沟的束缚，便野马奔腾，携带着山里的泥沙，扑向长江。所经之地，冲开河道，也淌出大小不等的一群湖泊，还有泥沙淤积的洲上。长江如龙，举水似鳞；日月星辰几经转换，洲上长出了绿色，漂染出人间烟火，画出了“窈窕淑女，在河之洲”的美好图画。

令人不甘的是，曾经的洲上空有美丽，年复一年地书写着籍籍无名的历史，尤其是没有给耕种者带来富裕。春季里，农人家的牛和人，踏着露珠下湖，几声吆喝犁开冬季的冻土，接着播种施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早干到晚；秋收后，算盘一响，账本上记下的却尽是垂头丧气的叹息。老人摇着头，说，这洲子就是个先天不足的娃娃，长不大！

了对苏东坡的欣赏与喜爱。

《新传》写于20世纪70年代，1983年、2006年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新增订版。作者李一冰系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1947年到台湾。1967年，因冤案入狱四年。出狱后耗时八年写成《新传》。

李一冰用史家的严谨，把散落的史料一点点拼接起来。他眼中的东坡，是狱中狼狈至极的东坡、虎口余生的东坡、从苦闷中走来的东坡。作者写东坡，实则写自己。读《新传》，感觉作者潜入苏东坡内心的深海，打捞带着淤泥与寒气的真实；感觉是在秋夜孤灯下，听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沉痛而克制地讲述朋友的故事。

王水照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奠基人，其与崔铭合著的《苏轼传》被公认为苏轼研究的重要传记作品，201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坡传》《新传》分别从性情和磨难入手，刻画了一个“活”的东坡，那么《轼传》则致力于呈现一个“全”的东坡。《轼传》的最大特点，是以苏轼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为依据，按时间顺序，对作品进行阐释解读，叙写他的人生轨迹、政治作为和思想升华过程，揭示其儒释道思想的哲学路径。

与另两传不同的是，《轼传》不从苏轼的出生和少年写起，而只在引子中概述他的一生，童年和少年一笔带过。第一章第一节就开门见山写他的人生巅峰——考中进士、一举成名天下知，应是作者为了凸显苏轼的人生抱负与作为。

研读三传，可以发现，《坡传》文笔流畅，情感充沛，浪漫愉悦；《新传》史料扎实，内容丰富，深沉厚重；《轼传》学术严谨，理性客观，气势磅礴。三传各有千秋，适应不同的读者群体。好比不同的水果，营养丰富，但口味各异。《坡传》像梨，鲜嫩多汁，细腻酥脆，清甜馥郁；《新传》像柚子，个量多，有些苦涩，耐人寻味；《轼传》像石榴，多籽有序紧密排列，姹紫嫣红，酸甜适口。

三

《坡传》序言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得有二的。”作者在列举苏东坡的19种角色和身份后接着说：“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苏东坡的魅力在于他将士大夫的担当、诗人的才情与哲人的超脱完美融合。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各种经历和感受萦绕心头，却难以言表。经他一说，则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产生强烈的共鸣。“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是吾乡”“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的金句，我们举也举不完。

苏东坡当过八州太守、三部尚书、一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历练丰富，位极人臣。他的执政理念“民为邦本”“勤政爱民”具有现代精神。他走到哪里，就把实事办到哪里，决不虚度光阴。在密州，他带领百姓灭蝗、求雨；在徐州，指挥民众筑堤护城，奋战70多天，战胜百年不遇的洪水；在登州，当了5天太守，做了两件实事：为民请命，免除盐税，建立水军，巩固登州海防；在杭州，带领百姓疏浚西湖，筑成“苏堤春晓”；在惠州，为百姓凿井，让清泉流进寻常巷陌；在儋州，他采集草药、传授医术、兴办学堂，让中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所到之处，无论时日长短，地位高低，他总以一颗赤子之心，为百姓谋得实实在在的安宁和福祉。

苏东坡被一路贬谪，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来越远，越来越荒凉。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孤苦、困顿、彷徨。命运给他最差的牌，却被他打得风生水起。在黄州，他写“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儒

家的担当、佛家的超然、道家的洒脱，在他身上汇聚成大智慧，清风明月，任便逍遥。

苏东坡坐拥史上最庞大的粉丝群，为人子、为丈夫、为友人，皆堪称典范。苏轼、苏辙兄弟之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其“风雨对床”的故事被传诵千年。第一任妻子王弗早逝，他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千古绝唱；继室王闰之是他风雨飘摇岁月中的“定海神针”；侍妾王朝云是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红颜知己”。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却能相逢一笑，诗文唱和；诗僧道潜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不畏牵连，千里相随；异士巢谷在苏氏兄弟名满天下时隐而不见，却在二人垂老贬谪岭南时，以七十三岁高龄徒步万里，欲渡海相见，最终客死途中。不得不说，这样一个可亲、可爱、可敬、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苏东坡，实在世间难觅。

四

夜已深。我推开窗户，深吸一口新鲜空气。皓月当空，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那年的今夜，也是这个时候，也是这般寒冷，苏东坡登上赤壁山，“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今夜的赤壁山，还有此等情景再现么？

我曾经在苏东坡谪居的黄州工作生活过十五年，日与苏东坡相伴。我走过他走过的路，呼吸过他呼吸过的空气，登过他登过的赤壁山。我曾经用无数个节假日和周末，徒步穿越黄州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寻访他生活和作品中的赤壁、东坡、定惠院、临皋亭、南堂、雪堂、黄泥坂、安国寺、沙湖，期待与他相遇。但物是人非，只能一次次地失望。

十几年前，我读过《坡传》和其他一些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做了一场《人间绝版苏东坡》的讲座。从苏东坡在黄州的750多篇作品中撷取精华，为遗爱湖公园的120多个景区、景点和各类建筑命名，以彰显“东坡文化，遗爱主题”。四年前，在阅读《新传》的基础上，绘制了《苏东坡人生轨迹图》和《苏东坡重要社会关系图》。最近两年，又读了《轼传》，写下《苏东坡的“花”样人生》《洒向人间都是爱》《杭州西湖与黄州遗爱湖》等文章。持续的三传滋养，使苏东坡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不断丰满灵动起来。

读《坡传》时，觉得苏东坡是个平面的人；读《新传》，苏东坡变得立体鲜活起来；及至读罢《轼传》，却发现，苏东坡俨然变成了一个全息的数字虚拟人。这个数字虚拟人用中华文化的基因编码而成，他身上集聚着所有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与审美情趣，是中华文化的缩影和化身。苏东坡的魅力，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千年已逝，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满堂清辉，曾经照亮东坡赤壁，此刻也正洒在我的窗前。我们每个人，都愿在这永恒的月光中，与东坡相遇，引以为乐。

渡海书（外一首）

□ 李咏成

离开大陆，是千万年一次
漫长的转身。岛屿是大陆遗落的骨血
在宽厚的臂弯里，长成少年

独自赶海。五指张开成一座山又握紧
怒涛。渔网绷紧琼崖的峭壁
在汪洋深处打捞，雷州的抽泣

海峡蠕动嘴唇，欲言又止
熬煮多少盐分，日子才会如此咸涩
椰叶像未拆的信笺，反复扬起，又擦紧

一叶帆能留下什么：
——铜鼓叩响渔村的咳嗽，108次捶击
把108条风浪赶进，渔歌深处

星光暗淡，而海峡从未真正阻隔什么
潮汐日夜抚摸那道裂痕
——每一道凝望，都是逶迤的岸线

牵海

在内陆

看惯了风绕屋檐，雾缠田埂
从没想过世界的动静能大到

撞碎耳膜——

在棕榈林背后，沙滩用舌尖舔舐

海水的咸——

大海气沉丹田

发出会开花的轰鸣

在文昌，涛声洗净闽南方言

我能听懂大海的弦外之音

我深信它来自妈祖庙檐角的风铃

来自每一粒沙苏醒的哈欠

走在松软沙滩，我控制不住摇晃

一起摇晃的——还有鸽群

它们本应洁白如鸽，而灰

更像它们无法说出的隐忧

潮汐退去——我们远眺的眼神

眯成一根银线，老人的钓竿

轻牵大海的衣袖，如我牵着你

让内心的慌张和不安

在两个掌心生根。十指紧扣

如渔网的结节，系住大海

——最后的潮音

纷乱世事中的玄机 ——读罗日新近作《巴图姆往事》

□ 樊星

当代生活的一大看点是世事纷乱如麻，就如同李贺早就写过的那样：“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走马。”

而博尔赫斯不是也感慨世界如迷宫吗？这种迷宫意识已经深深浸透了当代人的生活——各种扑朔迷离、匪夷所思、始料未及的当代故事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聚焦于生活的离奇与诡异，写出事变的突如其来、变化无常。最近读到罗日新的中篇小说《巴图姆往事》，也感到他将经商的经历写出了奇妙的新意。

中国已经产生了好些揭秘商战内幕的文学佳作，如《子夜》《胡雪岩全传》《白银谷》《商界》等等，商场上种种欲望与心计的较量、美德与手段的博弈，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波澜不兴，都道出了商海的传奇，非平常心所能知。

罗日新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此前的长篇小说《钢的城》在描绘一座企业转型不易的同时，也揭开了经商的各种陷阱、算计的防不胜防。到了《巴图姆往事》，商场移到了国外矿区，商人之间，又有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关系。还有那些关于骗局与逃亡的传说，都令老罗不能不察言观色、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处处设防。他凭着随机应变的本事和谨小慎微的机敏，一点点见招拆招。小说中关于“人们总是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只要身在局中，就不可能仅仅是棋手，

每个局中人，均是既为棋手，也是棋子”。这一点睛之笔，将商场上识人、防人的复杂心态点染出哲理的意味。

随着识人、防骗的渐渐深入，马三强的罪恶与贪心、虹姐的复仇与困扰、吴主管的计谋与“图穷匕首见”都不显眼，而老罗的真实身份也忽然水落石出：经商只是幌子，冒险做局抓捕要犯马三强才是此行的秘密使命。这一下，防人之心深重的马三强也被“骗”回了国。而经警老罗成功诱使罪犯自投罗网，也就进一步点化了“能人”既是棋手，也是棋子的玄机。正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个商场闯荡的故事与反腐的经侦故事串联到了一起，使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各种骗局、罪案与侦破，进而想到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为什么在法制不断健全、反诈举措不断强化的今天，仍然不乏铤而走险之徒与防不胜防的骗局？

初读时感兴趣的是经商如何步步为营、防骗如何步步惊心，进入迷局后又因为“棋局”“棋手”“棋子”的哲思而浮想联翩，到结局又柳暗花明、别开生面——读这部小说因此有渐入佳境的愉悦感。这部作品也因为意味的丰厚而在当代“商界小说”中别具一格。

我还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狼的闲笔：开篇追狼的戛然而止，点染出野旷的环境和猎手的慈悲之心；到了“钓鱼”一节，笔锋一转，有关“荒漠中的狼不同于草原上的狼”、马三强帐篷里挂着的几张狼皮的描写，显然意在刻画狼的复杂性格；还有“二人转”一节由虹姐的表情想到开篇那匹母狼的一笔，都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玄想：人性与狼性是否有相通之处？

读过《钢的城》的读者还可以从《巴图姆往事》中读到《钢的城》中的同一地名、同一人名。两部小说也因此奇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可见作家拳拳的匠心吧。

